

“问题癖”的理性外化与延展——论胡适的现代戏剧观(下)

—

事实上，胡适的“为我主义”、“救出自己”决非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面对浓重的社会黑暗，站在社会改革的进步立场上所作出的积极思考，其最终目的还是“救出社会”。在胡适的观念里，从个人的解放到社会的解放，从个人的完善到社会的完善，是一个渐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个人都应当觉悟和提高，把自己“铸造成器”，不与封建社会一起“陆沉”、“堕落”，这是十分重要的，是社会进步的第一步，极“有益于社会”。“为我主义”之所以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是因为“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__可见，胡适还是从“再造新社会”的角度来谈“为我主义”的。娜拉“救出自己”，社会多了一个叛逆者；斯多克芒不与社会同流合污，反抗者为之振奋和警醒。易卜生以一个个独立的个性强调了人对社会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易卜生戏剧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描写，其最可贵之处，是写出了“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__显然，借题发挥的胡适，是在借他人之酒来浇心中块垒。因为胡适深知：残酷的中国封建主义是极端压制和泯灭个性的，无视专制和禁锢大胆鼓吹个人，对封建主义是最有力的打击。正如胡适后来自己说的：《易卜生主义》对思想文化界“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时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__他懂得易卜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意义，也庆幸《易卜生主义》把握了易卜生思想的精髓：“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__这在“社会的病，种类繁多”的黑暗腐败的封建中国，无疑具有十分积极而广泛的意义。

胡适认为，戏剧表现人的独立个性和精神，是现代戏剧的重要特性。他极力赞扬西洋戏剧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希望中国戏剧也能塑造出独立的人格、写出独立不羁的自我。胡适认为：“不但人有个性的差

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差别，只能有笼统浮泛的描写，决不能有深刻的描写。”——胡适强调戏剧对独立个性和精神的表现，是因为它具有示范性，它可以让人们懂得：戏剧和文学都是要“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一个人只有“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地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胡适再三劝导今天的读者（观众）要培养出“个性的力量和理性的诚实”，因为“这些东西可使他们遵行易卜生的榜样，对于社会弊病‘坦率相讥’。”——同时，戏剧表现独立个性和精神，也是为了使社会有大改变，变得开明、有活力。胡适认为：易卜生的戏剧一直在表现“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因此，戏剧通过张扬独立的个性和精神，能使“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因为，“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

由上可见，胡适期望新戏剧能关注“先觉者”，表现“保卫社会的健康”，“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通过确立独立的人格和确立独立的判断思考，造就改造社会的新的思想者和战士。这显然与他一贯的社会改革学说是一致的。

胡适现代戏剧观的第四个要点，就是坚持戏剧的进化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由于面对着传统落后，而又顽固强大的封建文化体系，所以“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大多采取比较偏激的态度，以一种“片面的深刻”来全面否定旧文学、旧戏剧。钱玄同对旧剧就持深恶痛绝的态度，他说：中国的旧戏“在文学上的价值，能值几个铜子？”，在他看来，“要不把那扮不像人的人，说不像话的话，全数扫除，尽情推翻，真戏怎样能推行呢？”——傅斯年也猛烈抨击旧戏的弊端，他指出：“中国戏剧里的观念，是和现代生活，根本矛盾的，……当今之时，总要有创造新社会的戏剧，不当保持旧社会创造的戏

剧”，“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所以旧戏不能不推翻，新戏不能不创造。”__与激进的“彻底否定派”的戏剧观相比，胡适虽然也指出了旧戏的诸多问题，但是，他在观念上要平和得多，他没有将旧戏“妖魔化”。胡适更关注发展，更关注新戏剧的创造，他的立足点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发展建设，因而他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讨论戏曲的演进过程及其利弊。而这从根本上说，是由于胡适具有着进化的戏剧观。

“胡适认为，只有把文学革命置于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之中才能取胜”，__因而他总是用进化的观点分析文学和艺术的特定制状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可以说是胡适进化的戏剧观最集中的阐释。在这篇文章里，胡适首先指出：“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三百篇》的诗人做不出《元曲选》，《元曲选》的杂剧家也做不出《三百篇》。”__因此，胡适批评那些“虽是‘今人’，却要做‘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的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

胡适指出，每一类文学都“是从极低微的起原，慢慢的，渐渐的，进化到完全发达的地位”。戏剧也是这样。“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便是只有局部自由的结果”。胡适分析了中国戏剧“由‘叙事’体变成‘代言’体，由遍数变为折数，由格律极严的大曲变为可以增减字句变换宫调的元曲”，形成结构大致完成的元杂剧的过程，也分析了南戏传奇对元杂剧的继承，以及在其基础上的进步和突破，并进一步研究了南戏传奇向自由的短戏——俗剧的进化，指出了俗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的革新趋向……通过这种系统的描述，胡适指出了进化作为戏剧发展本质的特性。显然，进化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革新，这就将“五四”倡导的戏剧改良置于“改革”而后“进步”的合理逻辑之中，显示出胡适高于其同时代人之处。当着钱玄同们大骂“京调戏”（京剧）“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时，进化的戏剧观使胡适保持了一份清醒，指出：包括“京调戏”在内的“俗剧”在中国戏剧史上“革新的趋向”、“过渡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从进化的角度看，它比前代的戏剧“音乐更简单”、长短“更自由”、“剪裁”更得当。说到底，“俗剧”是时代的产物，与“百年来政治上的大乱，生计上的变化，私家乐部的销灭”有密切关系。__

进化的戏剧观不仅体现在胡适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考察中国戏剧史，而且表现在胡适在今天中国戏剧的发展上更是以进化为期待。胡适呼吁让每个人都知悉戏剧进化的原理。他说：“中国戏剧的将来，全靠有人能知悉文学进化的趋势，能用人力鼓吹，帮助中国戏剧早日脱离一切阻碍进化的恶习惯，使他渐渐自然，渐渐达到完全发达的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克服人类“守旧的惰性”，丢弃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丢弃可能阻碍戏剧进化的那些历史“遗形物”。而当着戏剧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了，“与别种文学相接触”，积极吸收人家的长处，在比较中受新观念的影响，非常重要。胡适举了大量西洋戏剧、音乐彼此借鉴的实例，并对中国戏剧通过学习他人而进化发展提出了要求。胡适认为：“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作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毫无疑问，仅仅用进化来解释和描述戏剧历程，常常是不够的。戏剧终究是社会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的晴雨表，戏剧的情态也与特定历史、民族的传统、审美情趣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察戏剧必须依据综合的外在和内在的因素，生物学上的进化观念显然无法解决戏剧历史发展全部的问题。正因为这一点，当胡适完全站在“进化”的视角上，把富有民族艺术特色的“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统统当过时的“遗形物”丢弃时，——进化的戏剧观的偏狭性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戏曲的虚拟化、程式化是我国戏曲的特色，是服务于其集中塑造和表现人物性格、命运的。作为戏曲独特之美的体现，它不仅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为梅耶荷德、丹钦科等许多外国戏剧大师所肯定并予高度赞赏，它在传达戏剧意旨方面的妙用不可替代。因此，仅仅因为它是旧剧的手法就认为它应该被戏剧进化所革除，无疑是不正确的。

当然，在胡适系统科学的现代戏剧观念中，类似这种偏狭并不多。事实上，就胡适整体的戏剧观而言，其透露出的关注生活、强调写实的态度，呼吁表现独立的个性和精神等等，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领先的地位的，即使在今天它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些由“问题癖”外化和延展而来的戏剧理念，对

中国新戏剧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成长，避开种种思想艺术的误区，实现从传统戏剧向现代戏剧的转变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三

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学的拓荒者之一，胡适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在庸俗、堕落的文明戏衰退后，旧剧未破，而新剧未立，面对 1914 年之后旧文化卷土重来，剧坛笼罩着一片阴暗、消沉的乌云的情势，许多具有新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愤懑、叹息并对之进行猛烈抨击，至于如何造就一支戏剧新军，彻底清算作为旧文化的代表的旧剧及其思想艺术体系，人们并无良策。

胡适以较为成熟的社会改革思想和戏剧艺术价值观，从理论和实践上思考了现代戏剧的形态及其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意义，他的戏剧观包蕴了现代戏剧几乎所有精粹的认识，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戏剧哲学，给人们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如何贴近社会、人生，如何在世界戏剧的艺术视野里汲取养料等一系列重要启示。

通过对胡适戏剧观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胡适的戏剧观与他的社会问题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启蒙主义的思想家，他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全面透视，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戏剧艺术的看法。事实上，他的戏剧观就是“问题的”戏剧观，同时也呈现为戏剧的“问题观”。

就是说，胡适始终是将戏剧与社会的弊端、戏剧与改革的时代要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从来不赞成“纯粹的”戏剧说，在他看来，戏剧就是要关注社会问题，启人心智，就是要表现那些思想的战士和独立的人格。例如在谈到悲剧时，他就说过：悲剧能“使人对于人生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洪深曾对胡适的戏剧观作过精辟分析，说：“他底目的，是要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__胡适的这种“思想的戏剧观”既是其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政治立场的体现，也是其科学的实验方法的承载者。说到底，戏剧乃至文学在他的哲学体系、思想体系中扮演着感性的演示者的角色，并无独立的形态价值，甚至在某些时候，它们就是为思想呐喊、为彻底推

翻旧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而服务的。这事实上是社会转型时期激进的文艺学说共同的特色。

与“问题的”戏剧观相一致，胡适还把戏剧的“问题”作为自己戏剧观的核心。就是说，在众多“新派”思想家中，胡适是最为细致地关注戏剧发展中许多切实的问题的。他构建着一种审视戏剧问题，思考戏剧出路，建设戏剧未来的“忧患的戏剧意识”。这是对民族戏曲的深入地了解 and 面向世界的宏阔的眼界所带给胡适的。

胡适对戏剧改良的呼吁，决非那种先觉者的冲动，而是极其理性的思考。他非常耐心地分析着中国戏剧的演变（从歌舞到戏优到杂戏）、元杂剧的优缺点、李渔的创作、元曲与昆曲、传奇的艺术、俗剧的公共趋向、戏剧中的唱腔与科白、“遗形物”对进化的阻碍、中国悲剧观与大团圆问题以及戏剧的经济方法等等，仅《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所提到的古代戏曲作品就有近30部。这为他的戏剧观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纵向坐标，确立了一种科学的历史的眼光。

同时，胡适积极借鉴西方戏剧艺术，从丰富多彩的西洋戏剧创作中寻找光点，寻找新思想、新艺术、新手法，提升自己对戏剧问题的判断力、领悟力。从德国的霍普特曼到英国的萧伯纳，从比利时的梅特林克到挪威的易卜生，他以开阔的襟怀感受、汲取西洋近代戏剧思想和艺术的力量。而这反过来又帮助胡适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乃至世界戏剧存在的种种问题。当胡适以最新的西洋戏剧概念、戏剧创作来透视中国近代剧诸多弊病时，他就能迅捷地发现后者的问题所在、误区所在。所谓“社会责任”、“写实主义的戏剧”、“独立的个性和精神”、正视“悲剧惨剧”等等，全都是来自欧美现代戏剧的启示。可以说，西洋现代戏剧的观念和方法，为胡适的现代戏剧观树立了横向的坐标，令其在试图完成戏剧改良时，有清晰的方向和目标。

无论就戏剧功能的把握，还是就戏剧形态价值的阐释而言，胡适的戏剧观都是现代的，都是站在二十世纪时代水准上的发言，体现着走出近代中国戏剧氛围的改革戏剧的历史要求。胡适执拗的“问题”情结、“问题癖”构成了他的戏剧观鲜明的思想色彩、功利色彩，而对中国戏剧史的谙熟，使他取“渐进”的“改良”的戏剧发展观。即使他的某些观点偏激一些，但正如张庚在《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中所说的：由于他“能够强烈地从思想内容和一切陋

劣的地方大胆提出问题来，大胆地否定它们，这对于剧运的推进，特别对于文明戏末流的积弊的矫正，是具有绝大作用的。”——胡适的许多看法，在“五四”时期可谓“振聋发聩”。由于胡适在新文化阵营中特殊的地位，由于他的戏剧观与其戏剧实践紧密结合的特性，由于当时一般的戏剧理论的匮乏，胡适成为人们敬重并且汲取戏剧思想和艺术智慧的对象。正是从胡适那里，许多中国戏剧的实践者获得了具象的现代戏剧的概念，形成了重视社会和心灵问题，坚持以科学的艺术态度透视生活的创作倾向，所有这些为后来的戏剧繁荣做了极其重要的准备。

——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42 页、第 743 页

——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新月》第 3 卷第 4 期

—— 转引自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84 年版

—— 胡适：《中国文学史》，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78 页

——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新月》第 3 卷第 4 期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9 页

—— 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37 页、第 745 页

-
- __ 钱玄同：《随感录》，《新青年》第 5 卷第 1 号
- __ 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 5 卷第 4 号
- __ (美)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7 页
- __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见《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 页
- __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55 页
- __ 洪深：《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第 20 页、第 12 页
- __ 张庚：《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戏剧报》1954 年 5 月号